

从寂寞中 走出来

沃尔夫冈·约和著

董问樵译



从寂寞中走出来

——一个家庭的历史

[德] 沃尔夫冈·约和著

董 问 樵 译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Wolfgang Joho

Der Weg aus der Einsamkeit

本書根据 Aufbau-Verlag Berlin 1954 年版本譯出

从寂寞中走出来

——一个家庭的历史

〔德〕沃尔夫岡·約和著

董問樵譯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630

开本 850×1160 耗 1/32 印張 16 7/8 字数 364,000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定价(6) 1.60 元

“事情只有講出来以后才算完結，他要講
出他的旅行以后，才算是永远跨过了沙
漠。”

——安娜·西格斯：过境——

HA929A3-10

从寂寞中走出來

內 容 提 要

本書敘述德國南部一家幾代的故事，有教員，藝術家和醫生，前後將近一百年，而主要是包括：德意志帝國的最後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到一九四七年為止的半個世紀。

他們所走的道路是漫長的、紆回的和痛苦的。從那表面上穩定的市民社會中出來，經過緘默的抗議，一直到用實際行動來反抗野蠻和殘暴的統治；從孤独和寂寞中出來，走向聯合、集體和群眾的道路。不過並不是他們所有的人都找到了這條正確的道路。書中的藝術家伯特始終陷於孤立，精神病醫師亨利憑個人的力量去鬥爭，結果遭到了無意義的犧牲。只有亨利的兒子托馬士才參加了革命的工人運動，不屈不撓地熬過了非人生活的歲月。他經過了許多錯誤和迷惘，經過了困難的掙扎和痛苦的煎熬，在地下工作，在法西斯的集中營和戰爭中慢慢成熟起來，終於回到新的祖國去，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人物活動的場所包括：德國南部，希臘，芝加哥和柏林。這是民主德國當代傑出作家沃爾夫岡·約和的代表性作品，他以生動的筆墨，通過這部德國南部家庭的故事，描繪出一個舊世界的崩潰，和一個新世界的誕生，因此本書對於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目 次

前 奏

根源 (1860—1914 年)

1. 威根·拉木慈教員..... 3
2. 除夕庆祝会.....14
3. 被扰乱了的島上休假.....25

第 一 部

寂寞的人(1918—1933 年)

1. 梦幻的童年.....37
2. “拉木慈医生从战場回来”.....44
3. 第一次热情奔放.....53
4. 山坡上的屋子.....61
5. 一个不能干的人.....68
6. 疗养院.....79
7. 活跃的城市.....91
8. 托馬士和小组.....99
9. 拉木慈家族..... 113
10. 救生的港口..... 127

11. 亨利的美国之行.....	141
12. 跟冒险行为告别.....	156
13. 鲁娣.....	167
14. 一个“自由的”人.....	177
15. 亨利与孩子们.....	188
16. 茜碧儿的舞蹈.....	196

第二部

觉醒(1933—1945年)

1. 山地滑雪.....	209
2. 兄妹.....	225
3. 收网.....	235
4. 双重生活.....	249
5. 叶娜.....	266
6. 亨利的行动.....	282
7. 一个奇怪的圣徒.....	306
8. 托馬士医生.....	316
9. 时刻到了.....	330
10. 亨利回家.....	347
11. 力量的诞生.....	364
12. 一个孤单的公民.....	380
13. 泥沼——高等学校.....	404
14. “这就完结了”.....	416
15. 荷枪的人.....	425
16. 解放.....	443
17. 亨利牺牲的经过.....	463

18. 站在一条新路之前.....	478
-------------------	-----

尾声 和新的前奏

站在分界線上(1947 年)

1. 还乡.....	485
2. 回家作客.....	496
3. 偉大的机会.....	511

譯后記.....	522
----------	-----

前 奏

根 源

(1860—1914年)

1. 威根·拉木慈教員

天色朦朧了，威根·拉木慈走到住宅前面去。這是夏天傍晚和平安謐的時候。院子的大門已關上了，矮矮的窗口在暮色中閃爍，就象是疲乏的眼睛。屋子好象是一頭溫暖的巨獸睡在那兒。威根的腦袋給屋裡煙酒的雲霧，以及一些難以形容的東西攪昏了。

全家今天慶祝父親七十五歲的誕辰，眾人都尽情地吃喝。這時慶祝會已經結束。姐姐們和姐夫們駕車回到鄰村去了，威根聽見遠遠的車輪的顛簸聲。母親在屋裡收拾東西，哥哥克利士先在厩舍中照料牲口，父親忙了這不平凡的一天以後，累了，坐在房間裡享受晚上的安寧。

威根一個人站在屋子前面，眼前又浮起眾人的形象：姐姐們都比他大幾歲，她們的面孔熱得通紅，帶着勞動者的堅毅表情與富裕農民的驕傲神色。哥哥克利士先是個體格結實，沉默寡言的人，甚而在今天這慶祝日子裡也沒有說話；哥哥的行動笨拙，生着一對明亮、坦白、幾乎孩子氣的藍眼睛。母親伸出那操勞過度、布滿皺紋的手，她不習慣於休息，總是不停地收拾台布上面的蛋糕碎屑。給他印象最深的還是父親。父親用那結實而有疙瘩的手指，在長煙斗裡裝滿煙絲，再慢慢地從那繪有藍灰色彩的酒罐裡斟酒到酒杯裡去，時而用考驗似的目光，向這一大群很難團聚在一塊兒的家族成員掃一眼，然後又閉着眼睛沉思。——他們這

些人在威根的眼中忽然显得非常陌生，仿佛他这个明天早晨就要到城里师范学院去的人，压根儿就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威根被这种陌生的印象迷惘了一会儿。随后他的目光盯着屋子。他熟悉墙上的每个结疤。大门口上用拙劣的古老字体，镌刻着从前房屋建筑的年代。祖父是在这儿生的，也是在这儿死的，父亲不久也会死在这儿，哥哥克利士先大约将来也是这样。可是他——威根却不会这样。他走近屋子，用手去摸那尚有余温的墙，好象轻轻接触到一头动物的躯体似的。这样使他舒服，一种亲密的感觉，从那有生气而无生命的物体身上，贯注到他的身上，陌生的感觉消失了。

后来他慢慢地走到那没有人影的村道上去，继续又折入旁边一条上山去的笔陡的巷子，爬上种植葡萄的山坡，一直到达那个地方，后面是蜿蜒起伏的山脊，向西望去，面前是茫茫无尽的河流，清澄的河水在黄昏中还是那样分明。周围异常寂静，威根以为可以听出河水拍打防波堤的声音。当然这只不过是他那过敏神经的一种错觉罢了，同时他又幻想着沿河一带出现了许多城市，拥有高大的烟囱和无数的房屋，他期待着未来的新鲜和陌生事物，心在胸腔里怦怦直跳……当他最后一次——也许一别就得几年——回到村路上去时，天色已经黑了。

天刚黎明的时候，威根就起床了。母亲给他带上家里自制的香肠、咸肉和一大包夹肉的面包，仿佛他是旅行到遥远的饥饿之国去。父亲给了他一大瓶陈年的黄樱桃酒，这是老人平常连自己也舍不得吃的东西。哥哥克利士先已在干活了，看了他几眼，不知道怎么帮他忙才好，只和气地对他眨眨眼睛，用一种善意的开玩笑语气说：“再见吧，首席教师先生。”——这就是离家的情形。

威根离家五天以后，父亲突然死了，家人来不及把城里这个幼儿唤回来。老拉木慈辛苦操作了一生，也在烟酒方面尽情享受了一生。现在他好比是一件旧工具，干脆给磨损完了。当他的呼吸迟缓时，他猛然不安地抬起身子，叫：“威根，威根……”然后倒下去死了。老人从他那缄默的本性中，只有这回才泄露出，他暗中对于幼儿特别钟爱。

威根准备将来当教员，他受训练的那个城市，是在河流和山谷中间的狭窄的平地上。城市里面显得清爽、安静，房屋朴素，街道直得跟用墨线划的一样。这是一个年青的城市，正在慢慢扩张，它的边缘不知不觉地伸展到山芋地和森林中去。这个当然还比不上威根离家那晚、在葡萄园中所幻想的烟囱林立的都市。不过威根倒也没有感到失望。他跟那些小官吏和富裕农民的向上爬的儿子们共同住在宿舍里，尽量用他那健全的脑子去吸收科学知识，一点儿也不感到吃力。

可是他并不是死啃书本的人。在空闲的时候，他跟同学们一块儿去郊游，有时他显得放浪不羁。这种态度是那些只晓得一心念书的同学们所没有的，因而引起他们的惊讶。有时他用那悦耳的、柔和的嗓子唱歌。要是哥哥克利士先从家里寄酒来，他就邀请同学喝酒，他们统统给他灌醉了，一个个地倒在桌子底下，而他自己始终若无其事。

有时他感到怀乡病，宛如身上起了一阵剧痛。这时他就一个人走出城去，漫无目的地在田间徘徊，想瞧一点亲切的东西，呼吸一口乡土的气息。可是这地方的农舍显得又简陋，又窄小，根本比不上家乡那些丰裕的农庄，甚而连空气中也夹着尘土，烟雾和近郊的气味。每逢他的怀乡情绪无法抑制时，他就想在下

一个假期中回家去。但是从没有实现过一次。临时总有新的事情阻止他，他心想，家乡横竖是跑不掉的。他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拖下去，一直到他获得毕业考试的优等成绩后才回轉家乡。

村子里热得跟上次回家时一样。威根拿着手提箱，慢慢地沿街走去，边走边朝周围张望，心里盘算，会不会瞧见一张熟識的脸。他穿着城市服装，手里提着箱子，这样儿显得有点滑稽。可是他什么人也沒有碰到，这时大家正在田里收割庄稼，根本没有閑情逸致来瞧这外路人。

当儿子出乎意外地跨进屋时，母亲不禁輕輕地惊呼了一声。“威根，真是威根！这可是意想不到！你根本沒有写信說你回来呀！”随着她就吃惊似地站起来，不等儿子去拥抱她，就赶快迈着龙鍾的步伐去拿面包、香肠和酒，仿佛这些年来威根根本就沒有正經吃过东西似的，她一个劲儿催他好好吃。“你吃点吧，再吃点吧，威根！”她瞧着儿子吃，什么話也不說。

他虽然有千言万語要說，一时却又感到无从說起。“他們在哪儿，媽媽？”他終于問了一句。她惊异地看着他。“克利士先跟雇工們在田里收割庄稼。”当然，現在正是收成的时候，而且除了克利士先以外，也沒有別的人了。这时他吃着东西倒不是因为餓了，而是想借此打破僵局。他的手还带着火車上的煤烟气味。这給別人一种陌生和不安的印象。后来他說（他几乎把最重要的事情忘了）：“我毕业考試得到了第一名，媽媽。”——“哦，这样的，这可多好。是第一名嗎？真难得！”她望着他，目光中夹杂着惊讶，同时又有几分茫然不解的神气，她一直对于幼兒都不大了解，总觉得他跟其他的孩子有点两样。

威根在这目光下突然感到莫名其妙的局促，虽然他并不口渴，却急忙喝下一杯酒，他先嗅一嗅面包的香味，再一小块一小块地吃。面包和酒还跟从前一样，絲毫沒有改变。他想一想，究竟还有什么話要跟母亲說。可是实在找不到可以使她发生兴趣的話了。不同的生活好比是一道无形的墙，橫隔在他們中間。“我想到厩舍里去一下，媽媽，”他毕竟說出这么一句，跨出門时还覺得母亲惊异的目光叮在他的背上。

他用手去搔那紅花母牛的头，靠着它們那温暖而又肥脹的肚子。牛舒适地把头掉过来，用那又大又藍的眼睛沉靜地望着他。这种情形倒还不错，完全跟从前一样。

晚上哥哥同雇工們从田里回家，已經累了，渾身上下都湿透了汗。他和气地跟威根打招呼，並沒有感到什么惊喜，只說了几句簡短而朴質的話。

吃晚飯的时候，大家一心一意在吃东西，威根打破沉默，問到收成的情况。克利士先勉强回答了几句，仿佛是应酬一个外行的陌生人。威根覺察到了，沒有搭白。他根本承認哥哥做得对，没有什么可以抱怨哥哥。他有时不知不覺地从哥哥的臉看到母亲的臉，再从母亲的臉看到哥哥的臉，第一次发现他們娘儿俩虽然相差几十岁，而样子却多么相象。

沒有別的什么事情了。威根在城里时，总以为須得好几周的时间来重新体会家乡的情調。但是現在一个上午就把什么都看清楚了。乡村的生活按着严格規定的步伐前进，他到处都感到自己妨碍着別人。他瞧見別人辛勤劳动，而自己第二天就閑得无事可作。可是自己去伙着干，也沒有什么意义；工作都是分配好了的，克利士先也一定不讓他去参加。威根是一个休假回家的預备教师，是城里人，不是农民呀。

他去拜訪村里的牧師和教員。他們衷心祝賀他得到優良的成績，提出一些有趣的問題，又報告他們自己受訓的經歷，在他們和威根之間存在着許多共同之點。威根一直閉着的嘴巴，這時却放言高論起來，時間不知不覺地在談話當中逝去。後來他吃驚地抬頭望了一下時鐘，才知道現在是睡覺的時間了。當他回到家里時，人們都睡着了，他躺在自己的睡房裏，盯着那矮矮的天花板，感到又苦痛、又幸福：幸福的是他現在居然屬於教員和牧師之列，苦痛的是他在家裏僅僅是個客人。

他离家以前不久，——城里聘他去作助理教員，——母親就病了，他們送她到附近城市的醫院里去。她的病已經不可救藥，只能設法減輕一些痛苦。她患的是晚期胃癌，經過短期的掙扎后就死了。

威根尽管在家里感到陌生，這時却覺得腳下的地皮似乎在晃動。母親的存在，一向總是跟土地和一年四季那樣，視作當然的事情，現在她突然不在了，這顯得多么不可理解。她是一個簡單的婦人，素不了解威根的內心。她也不象父親那樣，具有堅強的、差不多可以支配別人的力量，她只在必要時默默地照顧他，不讓他發覺。他在母親的墓前起了一種比悲痛還厲害的感覺，這就是對她永無報答的負疚心。

他向周圍打量一下，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挽留得住他。離別的鐘聲響了。拉木慈兄弟倆都因母親死去而感到傷心，他們雖然是迥不相同的人，但彼此仍然親熱地告別。兩人尽管沒有說出口，心里却都料到這是永別。也許他們的心里還想說點什麼。可是他們彼此間已互相緘默了半生，突然在這倉猝離別時才來談話，是太晚了。